

王陣

权延赤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王陣

权延赤◎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阵 / 权延赤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.

ISBN 978-7-5033-2112-2

I. 天… II. 权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1576 号

天 阵

作 者: 权延赤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封面设计: 李 戎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 - mail 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70 千字

印 张: 13.625

印 数: 1—8000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12-2

定 价: 27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)

引 子

一九四六年一月。

古都北平经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,变得死气沉沉。天安门城楼的红墙被风吹雨蚀,泥皮斑驳,露出一块块大灰砖;华表低头,石狮叹气。

天安门前的马路,那时还是用一块块的大方石铺成的。马路上左右蹲着东西三座门,路南是圈起的红墙和堆积多年的垃圾。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在那儿扎着堆儿,露天而宿。

一辆黑色轿车从古老的马路上驶过,经王府井向北拐去。车上坐着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疆。他靠在椅背上,两眼微闭,凝思默想。

蒋介石派杜聿明率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北解放区,已经攻占锦州,正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。没有极特殊情况,文疆是不会离开东北的。然而这次召他来北平的电报,署名是“洪森”。这说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下的命令。据算命的说,戴笠命中缺水忌土,所以军统局本部使用的化名,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弥补他命中之不足。

轿车停在兵马司一号。文疆下车看看天,天空已经罩上一层幽

蓝朦胧的暮色。

副官按响客厅的门铃，隐约可闻的女人浪笑声戛然而止。戴笠是决不愿让部下知道他荒淫无度与奢侈豪华的私生活的。文疆虽说积年反共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可是想到要见的是戴笠，也不由得诚惶诚恐，肃然待立。

回铃响了。文疆小心翼翼地踏上猩红色地毯，穿过室内廊地，毕恭毕敬地站到戴笠面前。

这位面带马相的特务头子，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。他迷信人的面貌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，所以墙上挂画，总少不了“天马行空”，说话时也很爱像马一样先哼几声。

“哼哼，来了。坐吧，先把这个看看。”

戴笠冷冷地说完这几句，起身走入内室。文疆正襟危坐，翻开那本印有大字“绝密”的卷宗，立刻看到一幅森然的画面：四支黑色的羽箭正射向一只栖身岩穴的雏鹰。画面下是绿蓝色的一行字：“死鹰行动”方案。

文疆仔仔细细读过一遍，心里浮起一种嗜血的欲望。

戴笠回来了，身体在粉壁上投下一道硕大的阴影，两眼闪出凶狠阴冷的幽光，拖着浓重的鼻音，缓缓说道：“哼哼，停战谈判作为攻心之计是需要的，不论马歇尔来华还是其他什么人来华，都只是缓兵之计。打！这是校长的既定政策。延安方面对此当然是看得明白的，他们也是早有准备的。问题是看谁的实力压倒谁？哼哼！现在共产党要在东北办航校，妄想建空军，真要是实现了，不但影响实力对比，而且对盟邦，对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是个巨大威胁。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把它置死于出穴之前！”

“是！局长。”

戴笠缓缓踱几步，脸上是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情。陡然间，那黯褐色的嘴唇一撇，浮现出一股刚愎骄矜之态，伸手指向画面：“射向心窝的这支箭，是煮过毒汁的铁箭！13号，懂吗？梅乐斯曾对我讲，13这个数字，欧美人士最忌讳，是凶数，专给人带来灾难。共产党就是

三头六臂,也别想逃脱他的掌心!”

“是的。这个 13 号是——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戴笠挥挥手,诡诈而又断然地说,“按规定配合好行动就行。回去马上把第一支箭射出。怎么样,问题不大吧?”

“没问题。他是我的族兄,是个见钱眼开,要财不要命的家伙。”

“那好,去吧。别给我丢脸!”

“是!”

文疆退出兵马司一号,脸上闪过一道阴冷的狞笑……

第一章

巍峨的长白山，在中朝边境自北向南绵延千里，它那广阔的胸怀酝酿出无数生气勃勃的溪流，穿山越岭，汇成滔滔的江河，在山脉的南端，浑江滚滚，冲积出一带平川。就在这平川的中部，依山傍水有一座美丽的城市——通化。可惜那正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冬天，景色未免凄凉惨淡。

一场大雪掩盖了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。一道道残垣断壁，一堆堆瓦砾墟土，一个个弹坑水泡，就像不久前覆灭的关东军一样，全在风云翻卷的世界里消隐了。

通化城的西南，日本人修造了一座飞机场。现在，机场坍塌的院墙又重新用一人多高的大炮弹壳密密地圈起来。院门处聚了一簇人马。

“我是文司令的联络副官，见见你们的头儿！”

一个脸色青灰，胡子拉碴的土匪，身穿狼皮大衣，头戴狐皮帽，诡诈傲慢地睨视着面前的几名民主联军战士。

站在土匪对面的战士有二十四五的年纪，紫红面皮，膀阔腰圆，横端三八大盖，像竖着的半截铁塔。他叫鲁八。

“什么文司令？啊哈！文胡子？土匪！”鲁八虎起两眼，那劲头

像要把对方横吞竖咽下去。

“客气点，兄弟。现在国共和谈，我们文四爷接受整编，已经当上国民革命军通化支队的司令。”

“奶奶的，屎壳郎找了粪扒牛，真是兵匪不分一家人啊！”鲁八朝后面的战士招呼，“把狗日的枪下了！”

“慢！”联络副官尖声叫道，“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……”

两名民主联军战士抢上前，不由分说夺下他的枪。

一名战士从营区跑出，对鲁八附耳低语几声。

“进去！”鲁八闪开身，喝令一声。

土匪联络副官耸肩抖抖大衣，拔腿就朝里走。身后的小土匪牵马正要跟上，鲁八身子一横：

“你就在这儿老实待着！”

小土匪被这响雷似的声音吓得缩颈退步。

联络副官回头看看，装腔作势地鼓鼓胸脯子，大踏步朝里走去。

从一座日本式平房里，出来几个人。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“大块头”，名叫刘坤。胸脯宽得像垛山墙，嘴里叼个大烟斗，一股淡青色的烟雾从嘴角流出，刚飘上额头，立刻被寒风驱散，露出了两道浓密的黑眉毛和一双微眯着的亮闪闪的眼睛。

他缓慢稳健地走出几步，站在一堆墟土上，居高临下望着走来的联络副官。

联络副官立正行礼，然后油滑地把眼眯细，说：

“兄弟是国民革命军通化支队文司令的联络副官。您是——”

刘坤把下巴轻轻一抬：“有话就说吧。”

这声音不高，略带沙哑，却显出一种权威和凛然的气度。

“如今国共签订和谈协议。这块地盘是我们文司令的……”

“哪块地盘？”刘坤缓缓扭动脖颈，极目四望，最后把目光落回联络副官的身上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人民的天！人民的地，我要在这里建设人民的空军。喏，看看那块牌子。”

联络副官伸长了脖子。

那座日式平房的门旁，挂着一块松木牌，一行红字赫然醒目：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。

联络副官嘴角掠过一丝讥嘲的笑纹，故意朝空荡荡一架飞机也不见的停机坪扫一眼，说：

“要建请到别处去，这块地盘怕不安宁……”

刘坤轻轻拂一下手：“多谢关照。”

“那么这块地盘？”

刘坤幽默地一笑：“物归原主，属人民了！”

副官咬咬牙：“好，兄弟告辞。不过……我最后再奉劝一句，虽说打过几次交道，我们文司令的脾气你们大概还不了解？”

“了解。”刘坤微微一笑，问，“副官的枪呢？”

一名战士走上前，把双枪交给刘坤。

刘坤两手接枪，掂一掂，打开机头。

副官脸色顿变，目光被死死地摄在枪身上。

刘坤淡淡地一笑，眼球稍稍一转，望着三十米开外的一株榆树，轻松地说：“副官，看见了吗？它们也吵着要争地盘呢。”

榆树上黑压压落了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叫得正凶。

突然，刘坤双手扬起，“叭叭！”打出两枪。

麻雀“轰”的一声惊起，四散飞逃。刘坤随手一扬，“叭叭！”又是两枪。

两双麻雀落地，世界像哑了一般静。

刘坤关掉枪机，把双枪扔还惊呆了的联络副官，从嘴里拔出大烟斗，用烟斗嘴朝他轻轻点一点，严肃沉稳地说：

“回去告诉姓文的，共产党的地盘不好抢。文字旁边一把刀——我姓刘，叫刘坤！”^①

联络副官鸡叨米似的连连点头：“是是是，兄弟代转，兄弟一定代转。”

① “刘”字自宋朝开始就有此种写法。作者注。

刘坤望着土匪溜去的背影，鼻子里哼一声：“张作霖的匪，日本人的狗，如今又成了国民党的司令！真见他娘的鬼。”

秘书有些担心地说：“队长，剿匪部队刚撤，他们也许今晚就会乘虚而入。”

“自古哪有土匪办大事的？几个蠢贼也想成气候？哈哈哈！”

刘坤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，使在场目睹的人都不由得想起了那个“刘坤赴宴”的故事。

据说，刘坤在井冈山担任连长的时候，有次去收编一支农民起义队伍。这支起义队伍的头头全是哥老会的成员，不懂“主义”，只讲义气。这些草莽中的英雄，江湖上的侠士摆下一桌酒席，请刘坤赴宴。酒席桌下暗埋了一个小火药包，要试试刘坤的胆量和气魄。有胆就跟他走，没胆就杀来取心做醒酒汤。

刘坤不知其中奥秘，欣然赴宴。酒过三巡，一个小头目悄悄点燃了小火药包。刘坤正举碗欲饮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酒席桌被掀翻了。

大小头目心里虽然早有准备，可还是摔碗洒酒吃了惊吓。再看刘坤，单手擎碗，面不改色，居然滴酒未洒！淡淡问一声：

“谁家的孩子没管教？”

一刹那，大小头目跪下一地，赌咒发誓，愿执鞭随镫，跟刘坤走。刘坤忙扶起大家说：“我算啥？要没有共产党，讨饭还不知敲哪家的门呢！穷苦人要过好日子，只有世代跟共产党走！”

后来这支队伍，终于被改造成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连队。

然而他现在面对的土匪文胡子却非同一般。这家伙四代为匪，是有名的地头蛇，连张作霖和日本人都拿他没奈何，只能采用收买的办法，给他划一块称霸的地盘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大部队来剿匪，屡屡扑空。这些惯匪，风声一紧就“化整为零”，潜入深山老林。可是剿匪部队一撤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能啸聚起上千人马。而航空总队呢？连日伪留用人员算上，也不过一百几十口人，形势不能不说是严重的。

可是刘坤却像没事的人一样，朝北边那座幸存的炮楼挥挥手，吆

喝一声：

“敲钟开饭！”

悠扬的钟声响起来了。苍茫的天空，一只鹞鹰蓦地折回头，舒展开坚强的翅膀，在炮楼的顶上，悠悠流水般地盘旋起来……

夜幕降临，靠山屯里挤满了大呼小叫的土匪。这些蓬头垢面的亡命徒，在度过几十天流窜生活后，现在像惊蛰后的虫蚁，得了阳气，纷纷从地下钻出来，麇集成团，蠢蠢欲动。他们见了男人就杀，见了女人就侮辱，发泄着几十天来憋困的兽欲。靠山屯里的牛羊猪狗鸡，被这千把土匪洗劫一空，家家户户的铁锅，都沸起白汤，空气里洋溢着炖肉的膻腥味和粗野的喝骂狂笑声。

络腮胡，三角眼，脸皮松弛的文四爷，披一件虎皮大衣，仰面坐在铺着熊皮褥垫的太师椅上，两目微合，听一个叫黄毛熊的小土匪报告情况。

“……这两股共匪，一股来自新疆，其中有四十三名是学过飞行的，后来被盛世才盛长官给投到大狱里去了。这次国共和谈，又被他妈的张治中放出来，估计明晚能到通化城，同山东来的那股共匪会合。山东来的共匪是从什么抗日军政大学……”

“嗯——？！”文四爷从嗓子眼里挤出阴森森一声。

黄毛熊身子一抖，自知失口，搔搔蓬乱的黄头发，慌忙改口：“匪校，从共匪学校出来的毕业生。嘻嘻，没什么战斗力。里面，还有不少漂亮娘儿们，嘻嘻。”

黄毛熊说到这里，牙一齧，露出紫红的牙床。两筒鼻涕刚淌过上唇，又一抽，吸入黄毛外露的鼻孔。

“还有吗？”文四爷抬起浮肿的眼皮。

“估计后天，这两股共匪将从通化城来机场，与机场的共匪会合，建他妈什么航校！”

“唔。”文四爷慢腾腾坐直身，瞟一眼身边那个农民打扮的人。

这个农民打扮的人有三十左右年纪，显得精明干练，只是两眼阴

得寒人。他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行动组上校组长石汝明。他曾带着文疆给他这位族兄的亲笔信和委任状,请他率众出山,可是文四爷只派联络副官去了。石汝明知道他是想保存实力。这些地头蛇从来是六亲不认,只看重实力。石汝明并不忙,他板眼深得很!共产党能吃你文胡子的恫吓?只要你想地盘,想金钱,迟早得上他的钩!

石汝明问:“三股共匪会合,能有多少人?”

“不到四百吧。”

石汝明转过脸,问:“四爷,你的人呢?”

文四爷手拈胡须,含糊道:“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吧。”

“哈哈,四爷,出不出山在你,说话可得仗义。你有一千挂零!”

石汝明停口气,绕山绕水地又说:“杜长官大军已经出关占锦州,席卷东北也是弹指一挥的事。共产党要想再抽部队回头剿匪,呵,我是说回头对付我们,可是力不从心喽!退一万步讲,就是分出一支部队来,从前线回通化,马不停蹄也得两天哟……”

文四爷伸出青筋裸露的手,抓起桌案上的酒碗,饮一口,暗自沉吟。戴笠把他当箭使,他才不是傻瓜。只要共产党不夺他的地盘,建不建航校关他屁事……

恰在这时,联络副官跑了进来,先行跪拜,再敬军礼。

“四爷,我回来了。”

“怎么样?”

“奶奶!简直是老虎嘴里拔牙,太岁头上拉屎!”

“怎么说?”

“说……唉,四爷不听也罢。”

“说!”

“他说,说文字旁边一把刀,他姓刘,叫刘坤!”

“什么意思?”

石汝明怪声怪调地说:“四爷,你的文字旁边放个立刀就念刘!”

“啊?奶奶个熊!”文四爷霍地站起身来,一拳击在桌案上。

“还,还扬手打下四只麻雀儿,说,说……”

“说!”

“说家雀儿也想抢地盘。”

“反了!反了!”文四爷暴跳如雷。石汝明趁机又敲一声边鼓:
“四爷,你知道为啥不多不少打下四只家雀吗?那里藏着哑谜,是告诉你,文家为匪,四世而斩!是要您四爷的人头哩!”

“叭!”文四爷把酒碗摔碎在地,吼一声:“来人啊!集合队伍!”

“慢!”石汝明见机会已到,抬手阻住文四爷,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口袋,朝桌上一放,说,“既然四爷出山,这五百两蒜条金就姓文了。不过要打也得研究一下。”

“趁他们立足未稳,今夜我就端他的老窝!”文四爷嘴里说着,两眼已经贪婪地盯住了那个口袋。

“不不不。副官这一趟买卖已经打草惊蛇了。夜里共军肯定有准备。”石汝明胸有成竹地说,“叫共军冻上一夜,我们天亮前打响,那时共军肯定都回窝了,打他个意想不到!解决战斗后,引得胜军半路伏击,截杀新疆和山东来的共匪,务必斩草除根!事成之后,拿人头领黄金,一头一块,我们老板包了!”

文四爷两眼红得像要淌血,对副官道:“听见了吗?告诉弟兄们,二更天造饭,三更天出发,五更天打响!拿下机场后,方圆五十里叫他家家过火,人人过刀!弟兄们可以痛快一场!”

“是!”

副官跑出,屯子里立刻响起狂野的吼叫声:“集合了——!”

夜深了。通化机场除了呼啸的北风和树巢上的寒鸦偶尔发出一声凄凉的呱叫,再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。

刘坤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驾驶着雅克-11型,在天上飞翔。那些落满雪花的尖顶、圆顶的建筑群在脚下闪过,他眼底出现了银色的山,银色的林……

一阵飓风卷起,天立刻倾斜了,飞机失去平衡,侧身坠下,大地迎面扑来,桦树枝咔嚓断裂,接着便是轰然一响……

刘坤猛然惊醒，心在怦怦剧跳。他定定神，发现自己安安稳稳躺在床上，嘴角掠过一丝苦笑，从枕下摸出怀表，凑到窗前。时间已是下两点。

炉火熄了，屋里冷冰冰，寒气袭人。远处传来几声狼嚎。这些豺狼白天盘踞在山里林中的大小通道上，窥测机会，一到晚上，就窜到航校附近和周围村子旁到处搜索，发出饥饿的长嗥，一直叫到天亮，搅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。刘坤再也睡不着，索性披衣起身，把炉火点燃，然后将大衣盖在熟睡的警卫员身上，自己坐在炉旁吸起烟斗。

他想起刚才的梦，心潮又涌起来。

那是一九三六年，他在苏联基辅学飞行，刚放单飞便摔断了右腿。

拆石膏那天，教官马尔丁诺夫来看他。糟糕，腿骨没接好，右脚向外撇着。

马尔丁诺夫皱着眉头说：“刘同志，你不能飞了。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吧。学学政治，不能上天，你还可以搞政治。”

刘坤叼着烟斗，大口小口地吸烟，末了只哑着嗓子说一声：“扶我站好。”

刘坤在屋里试着迈出两步，突然飞起右脚，狠狠踢在小圆桌上。

“啊！”女护士尖叫起来。

圆桌踢翻了，刘坤沉重地摔倒在地。当马尔丁诺夫惊呼着抱起他时，那条刚刚愈合的右腿骨又被踢断。

刘坤喘着粗气，豆大的汗粒在头上滚动。

“重——接！”

半年后，刘坤又重新飞上了蓝天！

记得一九三九年回国时，马尔丁诺夫曾劝他：“留下吧，刘同志。中国红军没有空军，没有飞机，回去你就失业了。留下当个国际战士，共同对付法西斯！”

刘坤淡淡地一笑，自信地说：“红军过去也没有枪，没有炮。你知道我们贺老总，贺龙同志吧？两把菜刀闹革命，拉起了千军万马！

中国共产党人是难不倒的，我们一样会有飞机，会有空军！”

是啊，早在一九三一年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就俘获过国民党一架飞机，那时党中央就提出过建设空军的设想。长征到达陕北后，毛主席亲自决定，派刘坤等五名同志去苏联学飞行。毛主席的话至今还萦绕在耳畔：“担子不轻啊，你们要当空军的创业者！”

刘坤到苏联不久，党又派了四十三名红军干部，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，去新疆盛世才那里学飞行。这些人都是红军的第一代飞行员。

刘坤回延安后，建立了一个航空研究小组，只有六个人，只能“纸上谈兵”，很快又遇上国民党封锁解放区，不得不去抓锄把，摇纺车，赶大车……不久，新疆学飞行的同志也被盛世才投入了监狱。眨眼间，几年过去了。革命形势的发展，终于为创建空军提供了可能的条件！刘坤带着延安抗大三分校的学员，从宝塔山下来到白山黑水之间，夺下一块通向云端的基地，要练出钢铁的翅膀！

刘坤往炉中加几块样子，炉火呼呼作响，映红了刘坤的脸。他仿佛又看到出发时的情景。

任弼时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老刘啊。长翅膀的人坐着总是受不了的。到东北去吧，海阔天空，飞出我们自己的空军来！”

刘少奇副主席点着他的鼻子说：“老刘，要有信心和决心，要克服困难，办好第一个航空学校！”

人们往往都是这样：下决心的时候，总是想着光明的未来，奋斗起来，却常常被缠在具体的困境中，不得不用全部精力去摸索出路。刘坤现在就在心中感叹：希望是美好的，奋斗却是艰难困苦的！决心好下，创业不易啊！

“笃笃笃！”

一阵敲门声打断刘坤的思绪。

“谁？”警卫员翻身坐起。

“我。”沉闷的一声。

“处长？”警卫员下地，拨开门帘想探头外望。劈面一掌捂到脸

上,凉冰冰激得人立刻清醒过来。警卫员刚要反抗,对方顺手一推,便身不由己地踉跄几步,退到屋中。

刘坤已经站起身。看见进来的人影,心里便明白了,用树枝在炉中引火,点亮了油灯。

保卫处长阎铁立在门口,随手带上门,严厉地注视一会儿警卫员,才训斥道:“怎么开门?睡晕了?真该用斧头在你脑袋上敲一下!连自己都保不住还警卫首长!你犯了三个错误。第一,身在兵营便以为安全保险,没有彻底弄清对方的身份意图;第二,武器还在枕头底下压着;第三,开门不是退步闪身,而是把头送给对方!根子就是麻痹大意!”

警卫员耷拉下脑袋。

阎铁这才跺两下脚,凑到炉旁,挨刘坤坐下。

“有情况?”刘坤问。

“如你所料。”阎铁伸手烤火。

“多少人?”

“千把数。”

“嘘!”刘坤吁一声,说,“这场戏果然是唱定了。”

阎铁没有做声。他的脸形有些凹,额头宽大突起,四方下巴向上微翘,目光冷峻犀利。井冈山时期,他曾在刘坤手下当过排长,长征到延安后搞了保卫工作。是那种目的明确,原则性强,常常喜欢固执己见的人物。他对刘坤的胆魄和军事指挥艺术是佩服的,对刘坤激文胡子出山决战也是赞同的。因为这些土匪确实是心腹大患。剿匪部队在的时候,还常常截粮车,断给养,使航空总队的人马几次断炊,飘了雪花才穿上棉衣。如今剿匪部队一撤,活动将更加猖狂,若不彻底铲除,以后是难以立足的。但是他还有一层忧虑……

“怎么,还有什么想法?”刘坤又问。

阎铁把烤热的手搓搓揉揉,说:“肯定是场恶仗啊!那些日伪留用人员怎么办?”

“全用上才不过一比十,还怕人多呀?”

“不，我是说万一有个把哗变的，阵脚可就乱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刘坤豪爽地笑了，说，“乱得了乌合之众，还乱得了群英会？别忘了，学员们可都是营连排三级干部啊！”

“我就不明白，留那些日伪人员干什么？安井、石生、黑田这些人会飞，就不说了。佐津呢？哼，一个妓女，要臭掉一锅汤呢！”

“在日本军队里，她是妓女，在共产党这里，她却是一名翻译，可以帮我们翻译日文教材嘛。”刘坤把衣襟敞开，无限感慨地说，“老阎啊，创业必须容得下人。滴水不拒才能汇成涓涓细流，千曲百折聚成大江，奔腾咆哮泻入东海，那气势才是不可阻挡的。别忘了，我们改造世界也包括改造人！”

阎铁拧着眉头不再做声。

刘坤看看怀表，起身道：“嗯，到时候了。”

十分钟后，航空总队的人员已经借着夜幕的掩护，悄然进入了阵地。

文四爷率土匪出山，隐入一片松、柞杂生的树林中。这林子距机场不远。文四爷左手擎起望远镜，观察一会儿地势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星月惨淡。老岭子和龙岗山黑黝黝的阴影隐约可见。凛冽的北风顺着浑江河谷，从西北玉皇山的方向吹来，飞雪沙沙，大风呼啸。旷野上一片荒凉。航校里死寂沉沉，看不见一个人影。他嘴角掠过一丝狞笑。右手把马鞭朝前一指，对立马身边的一名匪首道：

“都睡他娘的了！瓮中捉鳖，给我上！”

那匪首朝后一招手，三百多人的马队冲出了林子。

“叭——勾！”

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的寂静。顷刻间，枪声大作。土匪的马队发出一阵凶似一阵的狂野的吼叫，潮水一般涌过机场跑道，扑向大弹壳围起的院墙，竟没遭到任何反击。

冲在前边的土匪已经接近了大门，灰暗的天空中忽然飞起无数黑点，像冰雹似的砸下来。